

葛剑雄先生在“丝绸之路”沿线历史人口与区域社会学术研讨会

闭幕式上的致辞

2020年11月22日下午

路伟东教授：现在进入大会闭幕式环节，首先，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我的导师，原全国政协常委、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、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、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先生致辞。（全场起立热烈鼓掌）

葛剑雄先生：很抱歉大家，本来我是答应参加这个会的，但是因为北京有事情所以今天中午刚刚回来，承蒙大家这么热情，特别我刚才还在跟伟东讲到，像现在这样情况，大家还能聚到这里开会，本身就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支持。我最近一直在外面，很不容易，上星期晚上一点钟到北京的一个酒店，我行程码上“上海”两个字显示是红色的，住宿有麻烦，通过再三的交涉，最后才住进去，我现在是干脆是连续的检测报告都带上了（众笑）。所以各位，有的时候人还是会有一点自己所意想不到的风险。言归正传，其实我还来不及拜读各位的这些论文，但刚才听到那几个总结片段，我一个总的感觉就是大家的确是在这个题目上下了真功夫。

昨天伟东讲我有篇文章（注：指《“丝绸之路”的历史地理背景》，载《西北工业大学学报》2020年第1期），意思也是想叫我来说说。不晓得各位注意到了没有，我的总的感觉呢，对我们这个题目的研究，包括现在这几年我们历史地理领域出发的研究，有一个非常好的风气，就是大家注重研究问题里面事实的部分。我很坦率的说，有一些文章，往往把这个事实层面跟现在我们的观念层面，或者那些评价混杂了起来。我们这里有一位老师，从多年前我一直引用他的说法，他认为历史呢，是介于科学和人文之间。其实不单是历史，涉及到人文社会的这些学问，其实仔细分析的话，都包含人文跟科学两个方面。比如我们现在讲“丝绸之路”，那“丝绸之路”的事实部分，就是科学，科学的话是可以有标准答案的，而且是可以检验的，只是有的时候我们还不具备条件，没有办法再通过第二种途径来检验。而且它的研究过程应该可以重复的，人家照你这个方法来研究也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。那么这个事实部分，不管你是中国人、美国人，如果大家真是尊重学术规则、尊重科学态度，那个结论是一样的。但是呢，如何来看待人文部分？那是没有标准答案的。比如说我们对某一个事件的评价，对某种观念的评价，那当然由于价值观念不同、意识形态的差异，或者人的主观认识

不同，是找不到标准答案的。比如说处在不同的时代大家观念变了，那么对这些事物的评价那就不同。所以，我们往往现在有些比较年轻的同行，他主观上是希望为国家服务、为现实服务，或者说想要跟现实的价值观保持一致，这个都没有错。但是，一定要分清楚，这一部分具体指的是我们研究里面人文的部分，而不是我们研究里面科学的部分，科学的部分，该是什么结论就是什么结论，不可能因为你的所谓创新就有所改动了。

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现在喜欢讲历史，讲历史事实，的确我们现在所有的历史都是后人对已经发生的事、已经存在的人，对过去一种有选择的、有意识的记录，既然是有选择的，那就不可能真正百分之百我都记下来，包括对“丝绸之路”这些，对吧，更不要说还都是有意识的。即使如此，还是有一条底线要坚守，比如我们现在要强调这个“丝绸之路”对中国的意义，那我选择写这里面对中国有利的这些，这可以的。但是不能编造，编造了那就是小说，比如日本的井上清写的丝路、写的敦煌，那就是历史小说，这可以的。不能够因为我今天需要这样的例子，需要这样的说法，那么我就随意地去歪曲，或者无中生有，这就不是历史了。你搞文艺创作可以的，我今天为了歌颂“丝绸之路”编个什么故事，编得比井上清更好，那完全可以。又比如说我们现在涉及我们去普及“丝绸之路”有关的知识，我要配合当前的一个什么工作——比如开拓“一带一路”，那我当然可以选择里面今天看来还能借鉴的、还有用的，不是一定在这个时候非要去讲那些消极的、不利的，但有一点就是你不能夸大，不能去编造，这个原则请大家注意。

所以往往现在呢，曲解了为现实服务和经世致用这句话，经世致用当然好，但是首先要保证事实，这样才叫真经世致用。

那么如果我们研究中间的结论跟今天的需要不符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向有关部门报送作为内部的意见，这样一方面你的成果能够得到应用，另一方面，也是对国家、对国家的利益负责。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，只要分清这条界线，那么党和政府实际上是欢迎的。像我自己本人，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刚提出不久，我就给中央反映了这个情况，要警惕“一带一路”的风险，包括两方面：政治风险、经济风险，如果当初刚提出这个来，你公开去讲这些，那当然对大局是不利的。但是你发现之后在内部提出，后来两会上中央就有了批示，而且要求今后在有关的文件中间要体现风险意识。以后我也注意到有关的这些文件，都加上了要注意管控风险、要警惕风险，这个是没有坏事的。

又比如说这个“一带一路”提出来的时候，大家还记得吗，当时提出来什么叫“一带一路”呢，就是建设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和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，并且这在三个部委联合发表的，我们称它为白皮书里的行动计划和路线图里面，更是明确提出要以新疆为桥头堡，然后提出

海上丝路的出发地是福建。那我也觉得这跟我们的研究、跟这个历史上真实发生的，并且跟今天现实并不太符合。特别是福建，各位可能不知道，福建泉州是海上丝路出发地的这个说法，不是一直以来就有的，这是到了上世纪应该是在八十年，可能更晚一点，因为到 1980 年，日本学者才提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这个概念，原来分明没有的，你们可以查查看。相较于李希霍芬就讲了那个叫（陆上）“丝绸之路”，海上“丝绸之路”那个概念确实是日本学者先提出来的，然后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借了一个海湾国家苏丹的游艇，组织过一批专家、学者跟媒体的记者，从波斯湾出发沿着印度洋，穿过马六甲海峡到的泉州，是他们这群人认定泉州是海上“丝绸之路”出发地，并且还立了碑，从此泉州才被认为是海上“丝绸之路”出发地，历史上它本身没有这个概念的。而且从今天来看，福建的航运的条件很差，远不如上海、深圳、广州，甚至不如青岛、宁波，那怎么出发呢？而且海上“丝绸之路”哪里不能出发，为什么一定要提福建是出发地呢？那么就是包含福建，也谈不上重点啊。后来我就这个问题反映过，就此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讲，他说一带一路的具体做法，中央并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全盘非常明确的计划，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的。

归根结底，我们今天当然是应该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，为国家利益尽我们的学术贡献，特别像“丝绸之路”这样至今还有很强烈现实意义的题目。但是这绝不是说我们就可以迎合某一个具体的政策，甚至是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来迎合，那样一定是错误的。对这些问题呢，我们还是严格地根据学术标准来研究，如果到了联系现实的层面，你不懂的就不要去管它。我看我们现在不少年轻学者胆子大的很，一有什么时事政治就马上和历史上的某件事联系起来。我们来个自贸区建设，你看就有人说历史上我们的泉州就是一个自贸区，这完全是乱弹琴，跟今天根本不是一回事嘛（众笑）。有些人胆子大得很，我到现在虽然年纪比你们大，但这一方面我还是胆子很小，我不懂的话我是不会去说的，更不应该轻率与现实做出联系。实在要联系，那我把这个历史事实告诉今天懂这一行的，请他看看说，是不是可以这么做。

那么还有一点呢请大家注意，万一你反映的情况或者报告得到了肯定，那么也不要以为你有多了不得。你一个好的建议要不是被政府被中央采纳，能起得了作用吗？所以如果被肯定了，那就一定要明确，这已经不是你的成果了。这已经成为中央或者政府的决策，跟你已经无关了。以前有些人，一得了这个就到处说，我得领导批示了，今天国家大政方针就靠我这个了。这个纯属头脑发昏，而且实际上往往适得其反。我不知道地方政府上怎么样，至少中央的政策上这已经持续好几年了，那么大家体会到，一旦你这个建议得到中央肯定，那有的就是国家机密了，请你不要去到处宣讲这个。其实你看国际上那些著名的智库，包括兰德

公司什么,什么时候宣布过我的多少成果得到多少总统采纳呢。我以前跟那些国外智库的人,跟他连开几天会,最后连他真实干什么的我都摸不透,这才叫真正的智库。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是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学问,诚心诚意地为国家服务,

我这里很抱歉今天还要占用你们的时间,照理应该多听听大家一起交流交流,但是这次时间有限,等下一次机会吧,谢谢大家!(全场热烈鼓掌)

(本文系张鹏程、桑弘毅据录音资料整理,有删节)